

·科学博客·
文/贾伟

校园的钟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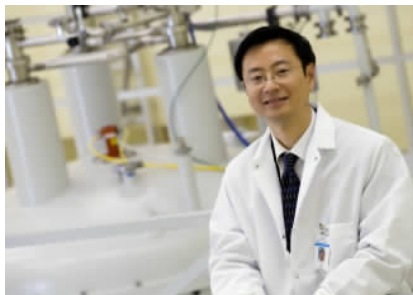
有一年我在美国度假,适逢布什和克里两人在角逐总统。我根据两人的表现跟朋友赌克里赢,依据是小布说话磕磕绊绊,不及克里圆润老到。而朋友则认为这两个人都能当领袖,但布什更像一个平民,举手投足很像“one of us”,自然会赢得百姓的青睐。结果就如朋友所言,克里输给了布什,或者说干脆输给了朴实。

最近应邀去耶鲁大学医学院药理系做了一场 Seminar。耶鲁大学算得上是美国最早成立的几所大学之一,300 多年来培育了大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美国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法律等几乎所有领域,都能找到毕业于耶鲁的顶尖人物。

我落脚的 Omni 宾馆就在学校附近,清晨在 19 楼吃早餐的时候能够凭窗鸟瞰耶鲁古老的校园。耶鲁大部分古建筑都是中世纪的哥特式风格,一眼看下去校园的基调是灰暗的,在深秋的朝阳下显得古朴庄严。我在耶鲁校园漫步时没有更多地关注其建筑,而是在想着一个问题——耶鲁为什么盛产领袖人物?

答案之一应该是其大学精神。“耶鲁精神”强调对社会的责任感,蔑视权威,追求自由和崇尚独立人格。好的精神再经过长期的坚持,已潜移默化成为一种机制和文化,深深地根植于这个校园。耶鲁的教授是比较“牛”的,陪我参观校园的一位药理系老教授和我讲了他们近几届院长、系主任管理上的一些举措,归结起来就是教授当家作主,院系管理者一旦走到教授的对立面,教授们的态度是:“我们不予理睬!”

事实上,耶鲁的教授当家由来已久。建校初期,耶鲁就很快形成了董事会不具体参与校务管理而由教授会治校的法规。300 多年来,不管耶鲁的管理体制如何演变,但重视和信赖教授的传统代代相传,它反过来又激励着教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提高教授会的威信。有了教授的独立性,才可能有学生的独立思想和领袖意识。据说,20 世纪 60 年代越战期间,美国很多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对反战的学生不予提供奖学金资助,唯独耶鲁仍继续以申请者的成绩为考虑奖学金的唯一原则,完全漠视政府的规定。耶鲁由此失去了来自联邦政府的一大笔基金,经济上曾陷入困境,但这并不能改变其坚守学术独立的信念。



本文作者 贾伟,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波若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营养学系终身教授。

博客链接 <http://www.sciencenet.cn/blog/weijia2009.htm>

栏目主持人 王飞跃,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电子信箱:feiyue@ieee.org。

耶鲁大学实行类似剑桥大学的“住宿学院”制度,新生被分配到 12 个住宿学院中,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所有学生都将在学院中居住 4 年时间。耶鲁另一个有意思的特色是学生的“秘密帮会”。我在校园附近驻足于一栋神秘的没有任何窗户的花岗岩建筑面前,这就是存在了 170 多年的耶鲁“骷髅会”所在地。与学校其他社团不同,“骷髅会”不参与校内或社会上任何公开活动,始终保持着神秘莫测的姿态。据说“骷髅会”每年从大三学生中挑选具有精英、领袖气质的人入会,成员在入会时都要发誓,终生不向外界泄露半句会内秘密。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目标很独特——让尽可能多的成员拥有权力!“骷髅会”成立至今只招募了 1000 来人,这些人分布在美国的政界、司法、情报、经济等领域,成员中不乏总统、最高大法官这样的角色。有趣的是,几年前同为竞选总统对手的布什和克里都毕业于耶鲁,又同为“骷髅会”成员,两人不论是朴实还是干练,都已经成功跻身社会精英行列的“塔顶”。

我们也许无须质问这种貌似“非法”的组织为什么始终没被取缔,何以能长期产生精英型的领袖,而要问这种秘密帮会在多大程度上帮着大学教育赋予了成员们以社会责任、义务和团队意识?我在想,这种“秘密帮会”的组织形式也许被神秘化了,它们在人才成长的过程中或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大学校园对于包括了“秘密帮会”在内的各种学生活动的包容

和支持才是各种人才得以滋生和繁衍的根本原因所在吧!

作为 Seminar Speaker,我被安排跟一些教授和学生座谈。午餐座谈时,我对面只坐了六七个药理系在读博士生。这里的博士生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是 6 年,他们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抱怨攻读学位时间过长、工作太苦,大家未来的打算都很明确——从事科研工作。这个药理系的 Faculty (正、副、助理教授) 有 18 名,但用这么长的时间只培养这么几个博士,这种“少而精”的育人传统似乎给耶鲁大学培养领袖型人才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注解。

所谓“学问”的东西多数学生只要花足够的时间都能获得,无法学到和追捕到的是创造性的灵感和引领性的意识!大学精神不是一种点缀,而是灵魂!精神和文化范畴虽然很大,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一时一地群体性的生态方式和精神方式。我们常感慨自己的 985 大学何以培养不出真正的领袖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归根结蒂的原因也许就是缺少大学的独立性!

一个学者可以不热情、没精神,一座大学却不可以。走出过众多领袖型人才的耶鲁校园是有活力的,这种活力使得校园内所有的旧楼和老树全部抖擞起来,傲然面对来自远方的学者和游客。

每到世界各地的一处校园,我都会格外留意校园里的教堂和钟楼,它们各具特色,通常是校园建筑的灵魂所在,有些钟楼直接就成了大学校徽。我想,也许正是这些教堂的尖顶慢慢给学生带来了高远的意境,正是教堂宽厚的钟声把学生的特立独行逐步转换成一种信念、一种轩昂!当然,接下来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校园的“钟楼”又在哪里?

~~~~~博友热议~~~~~

- * 不由想起了信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陈寅恪。钟楼在国内很多大学都有,如我校这种原来教会兴办的大学,钟楼也有 80 余年的历史了。相形之下,形似而神不似。
- * 好文章,但中国的钟也世界闻名,如杭州的南屏晚钟。钟是时间的象征,钟是警示的象征,只有真正追求人性的人,追求真正文明的人,才能悟出钟声的意义。

(责任编辑 苏青)